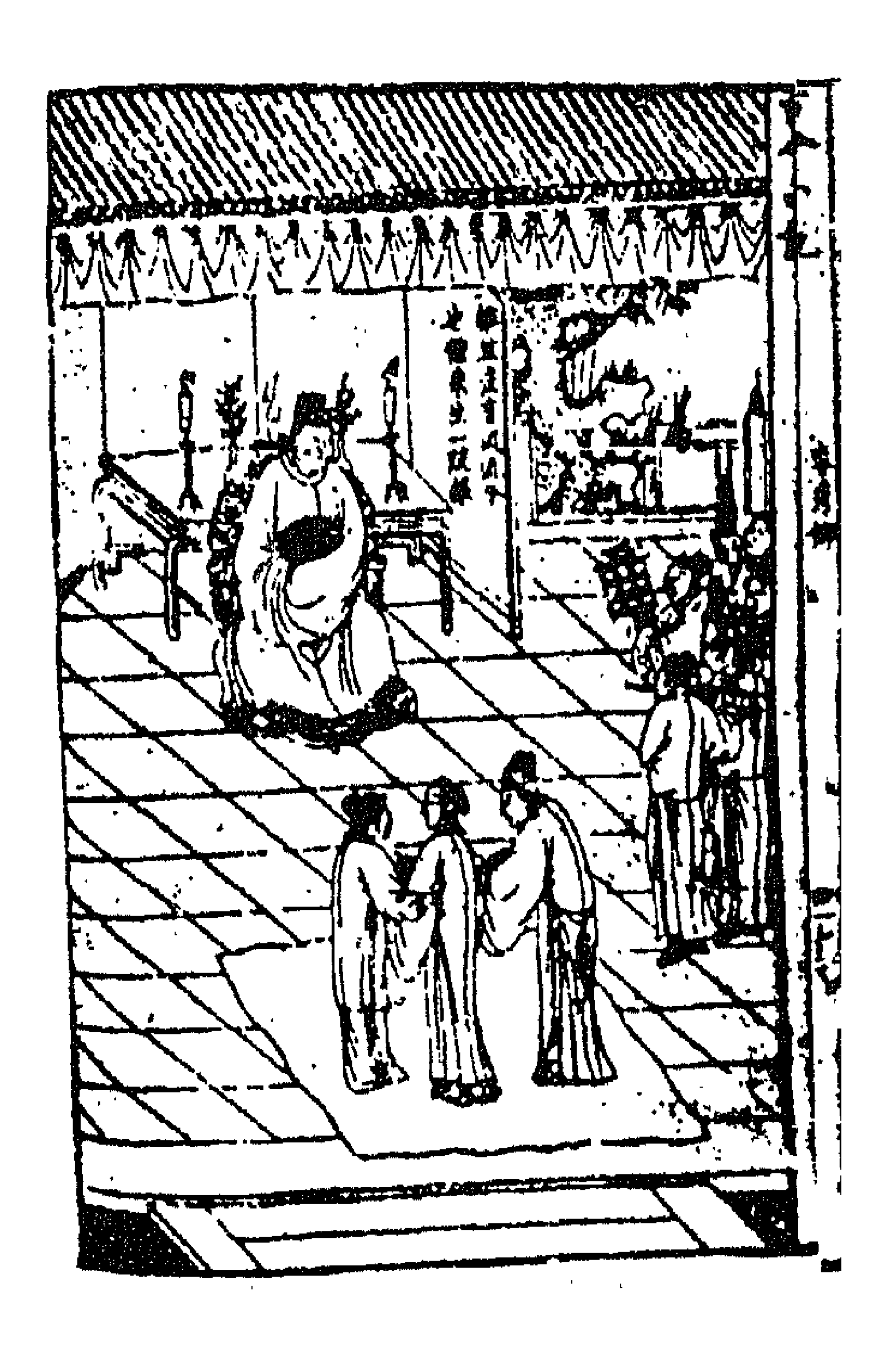
古今小說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暇日攀今吊古，從來幾個男兒，履危臨難有神機，不被他人算計。　男子儘多慌錯，婦人反有權奇，若遇智量勝蛾眉，便帶頭巾何媿。

常言有智婦人，賽過男子。古來婦人賽男子的也儘多。除着呂太后、武則天這一班大手段的歹人不論，再除卻衛烈妻、曹令女這一班大賢德、大貞烈的好人也不論，再除卻曹大家、班婕妤、蘇若蘭、沈滿願、李易安、朱淑真這一班大學問、大才華的文人也不論

冼氏名媄見宋書任氏秦二娘諡氏馬玄瓊娘見道錦娘宇學粉娘六女俱見令史

再除郡錦車夫人馮氏、洗花夫人任氏、錦繖夫人冼氏、和那軍中娘子、繡旗女將、這一班大智謀、大勇略的奇人、也不論、如今單說那一種奇奇怪怪、蹊蹊蹺蹺、沒陽道的假男子、帶頭巾的真女人、可敬可愛、可笑可歎、正是

說處裙釵添喜色　話時男子減精神

據唐人小說有個木蘭女子、是河南睢陽人氏、因父親被有司點做邊庭戍卒、木蘭可憐父親多病、扮女為男、代替其役、頭頂兜鍪、身披鐵鎧、手執戈矛、腰懸弓矢、擊柝提鈴、餐風宿草、受了百般辛苦、如此十年、

役滿而歸依舊是個童身從廷上萬千軍士沒一人
看得出他是女子後人有詩贊云

緹縈救父古今稀　代父從戎事更奇
全孝全忠又全節　男兒幾個不虧移

又有個女子叫做祝英臺常州義興人氏自小通書好學聞餘杭文風最盛欲往遊學其哥嫂止之曰古者男女七歲不同席不共食你今一十六歲却出外遊學男女不分豈不笑話英臺道奴家自有良策乃裹巾束帶扮作男子模樣走到哥嫂面前哥嫂亦不能辨認英臺臨行時正是夏初天氣榴花盛開乃手

摘一枝插于花臺之上、對天禱告道、奴家祝英臺出外遊學、若完名全節、此枝生根長葉、年年花發、若有不肖之事、玷辱門風、此枝枯萎、禱畢、出門、自稱祝九舍人、遇個朋友、是個蘇州人氏、叫做梁山伯、與他同館讀書、甚相愛重、結爲兄弟、日則同食、夜則同臥、如此三年、英臺衣不解帶、山伯屢次疑惑盤問、都被英臺將言語支吾過了、讀了三年書、學問成就、相別回家、約梁山伯二個月內可來見訪、英臺歸時、仍是初夏、那花臺上所插榴枝、花葉並茂、哥嫂方信了、同鄉三十里外、有個安樂村、那村中有個馬氏、大富之家、

聞得祝九娘賢慧，尋媒與他哥哥議親，哥哥一口許下，納綵問名，都過了，約定來年二月娶親。原來英臺有心於山伯，要等他來訪時，露其機括，誰知山伯有事，稽遲在家。英臺只恐哥嫂疑心，不敢推阻。山伯直到十月，方纔動身，過了六個月了。到得祝家庄，問祝九舍人時，庄客說道：本庄只有祝九娘，並沒有祝九舍人。山伯心疑，傳了名刺進去，只見丫鬟出來，請梁兄到中堂相見。山伯走進中堂，那祝英臺紅粧翠袖，別是一般粧束了。山伯大驚，方知假扮男子，自愧愚魯，不能辨識。寒溫已罷，便談及婚姻之事。英臺將哥

嫂做主已許馬氏爲辭山伯自恨來遲悔恨不迭分別回去遂成相思之病奄奄不起至歲底身亡囑付父母可葬我于安樂村路口父母依言葬之明年英臺出嫁馬家行至安樂村路口忽然狂風四起天昏地暗輿人都不能行英臺舉眼觀看但見梁山伯飄然而來說道吾爲思賢妹一病而亡今葬于此地賢妹不忘舊誼可出轎一顧英臺果然走出轎來忽然一聲響亮地下裂開丈餘英臺從裂中跳下衆人扯其衣服如蟬脫一般其衣片片而飛頃刻天清地明那地裂處只如一線之細歇轎處正是梁山伯墳墓

乃知生爲兄弟死作夫妻再看那飛的衣服片片變成兩般花蝴蝶傳說是二人精靈所化紅者爲梁山伯黑者爲祝英臺其種到處有之至今猶呼其名爲梁山伯祝英臺也後人有詩贊云

載書幃共起眠　活姻緣作死姻緣
非關山伯無分曉　還是英臺志節堅

又有一個女子姓黃名崇嘏是西蜀臨邛人氏生成聰明俊雅詩賦俱通父母雙亡亦無親族將宰相周庠鎮蜀崇嘏假扮做秀才將平日所作詩卷呈上周庠一見篇篇道好字字稱奇乃薦爲郡掾吏事精敏

地方凡有疑獄，累年不决者，一經崇嘏剖斷，無不洞然，屢攝府縣之事，到處便有聲名，胥徒畏服，士民感仰，周庠首爲于朝，言其才可大用，欲妻之以女，央太守作媒，崇嘏只微笑不荅，周庠乘他進見，自述其意崇嘏索紙筆作詩一首，獻上詩曰

一辭拾翠碧江湄　貧守蓬茅但賦詩
自服藍袍居郡掾　永拋鸞鏡畫蛾眉
立身卓爾青松操　挺志堅然白璧姿
幕府若教爲坦腹　願天速變作男兒

庠見詩，大驚，叩其本末，方知果然是女子，因將女作

男事關風化不好說張其事教他辭去郡祿隱於郭外乃於郡中擇士人嫁之後來士人亦舉進士及第位致通顯崇嘏累封夫人據如今搬演春桃記傳奇說黃崇嘏中過女狀元此是增藻之詞後人亦有詩贊云

珠璣滿腹綵生毫　更服烹鮮手段高
若使生時逢武后　君臣一對女中豪

那幾個女子都是前朝人如今再說個近代的是大明朝弘治年間的故事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有個黃公以販線香爲業兼帶賣些雜貨慣走江北一帶地

方。江北人見他買賣公道，都與他做黃老實家中止一妻二女，長女名道聰，幼女名善聰，道聰年長，嫁與本京青溪橋張二哥為妻去了，止有幼女善聰在家方年一十二歲，母親一病而亡，殯塟已畢，黃老實又要往江北賣香生理，思想女兒在家，孤身無伴，况且年幼未曾許人，怎生放心得下，待寄在姐夫家，又不是個道理，若不做買賣，撇了這走熟的道路，又那裡尋幾貫錢鈔養家度日，左思右想，去住兩難，香貨俱已定下，只有這女兒沒安頓處，一連想了數月，忽然想着道有計了，我在客邊沒人作伴，何不將女假充

男子、帶將出去、且待年長再作區處、只是一件、江北主顧人家、都曉得我沒兒、今番帶着孩子去、倘然被他盤問、露出破綻、却不是個笑話、我如今只說是張家外甥、帶出來學做生理、使人不疑、計較已定、與女兒說通了、製副道袍、淨襪、教女兒穿着、頭上裹個包巾、粧扮起來、好一個清秀孩子、正是

眉目生成清氣　資性那更伶俐
若還伯道相逢　十個九個過繼

黃老實爹女兩人、收着香貨、越路來到江北廬州府下了主人家、主人家見善聰生得清秀、無不誇獎、問

貴老實道這個孩子是你什麼人黃老實答道是我家外甥叫做張勝老漢沒有兒子帶他出來走走認了這起主顧人家後來好接管老漢的生意衆人聽說並不疑惑黃老實下個單身客房每日出去發貨討帳留下善聰看房善聰目不妄視足不亂移衆人都道這張小官比外公愈加老實個個喜歡自古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黃老實在廬州不上兩年害個病症醫藥不痊嗚呼哀哉善聰哭了一場買棺盛殮權寄於城外古寺之中思想年幼孤女在來江湖不便鬬壁客房中下着的也是個販香客人

又問是應天府人氏，平昔聞看他少年誠實，問其姓名來歷，那客人答道，小生姓李名英字秀卿，從幼跟隨父親出外經紀，今父親年老，受不得風霜辛苦，因此把本錢與小生，在此行販，善聰道我張勝跟隨外祖在此，不幸外祖身故，孤寡無依，足下若不棄，願結爲異姓兄弟，合夥生理，彼此有靠，李英道，如此最好，李英年十八歲，長張勝四年，張勝因拜李英爲兄，甚相友愛，過了幾日，弟兄兩個商議，輪流一人往南京販貨，一人住在廬州發貨討帳，一來一去，不致擔誤了生理，甚爲兩便，善聰道兄弟年幼，況外祖靈柩無

方纔回何顏歸於故鄉、議哥哥去販貨罷、於是收拾貲本都交付與李英、李英剩下的貨物、和那帳目、也交付與張勝、但是兩邊買賣毫釐不欺、從此李英張勝兩家行李并在一房、李英到廬州時只在張勝房住、日則同食、夜則同眠、但每夜張勝只是和衣而睡不脫衫褲、亦不去鞋襪、李英甚以為怪、張勝答道兄弟自幼得了個寒疾、纔解動裡衣這病就發作、所以如此、聽慣了、李英又問道、你耳朶子上怎的有個環眼、張勝道幼年間爹娘與我算命、說有關煞難養、爲此穿破兩耳、李英是個誠實君子、這句話便被他瞞

遇更不疑惑張孫也十分小心在意雖溲溺亦必等到黑晚私自去方便不令人照見以此客居雖久並不露一些些馬脚有詩為證

女相男形雖不同　全憑心細謹包籠
只憎一件難遮掩　行步蹺蹊三寸弓

黃善聰假稱張勝在廬州府做生理初到時止十二歲光陰似箭不覺一住九年如今二十歲了這幾年勤苦營運手中頗頗活動比前不同思想父親靈柩暴露他鄉親姐姐數年不會況且自己終身也不是個了當乃與李英哥哥商議只說要搬外公靈柩回

家安葬李英道此乃孝順之事只靈柩不比他件你一人如何擔帶做哥的相幫你同走心中也放得下待你安葬事畢再同來就是張勝道多謝哥哥厚意當晚定議擇個吉日顧下船隻喚幾個僧人做個起靈功德擡了黃老實的靈柩下船一路上風順則行風逆則止不一日到了南京在朝陽門外覓個空閒房子將柩寄頓俟吉下葬閒話休敘再說李英同張勝進了城門東西分路李英問道兄弟高居向處似哥的好來拜望張勝道家下傍着秦淮河清溪橋居住不日專候哥哥降臨茶話兩下分別張勝本是黃

家女子、那認得途徑喜得秦淮河是個有名的所在、不是個僻地、還好尋問張勝行至清溪橋下、問着了張家敲門而入其日姐夫不在家、望着內裡便走、姐姐道聰罵將起來道是人家各有內外甚麽花子、一些體面不存直入內室是何道理、男子漢在家時雖見了好歹一百孤拐奉承你、還不快走張勝不慌不忙、笑嘻嘻的作一個揖下去、口中叫道姐姐你自家嫡親兄弟如何不認得了、姐姐罵道油嘴光棍我從來那有兄弟張勝道姐姐九年前之事你可思量得出姐姐道思量甚麽、前九年我還記得我爹爹道從

兄子止生下我姊妹二人我妹子卜名善聰九年前爹爹帶往江北販香一去不回至今音問不通未審死活存亡你是何處光棍却來冒認別人做姐姐張勝道你要問善聰妹子我即是也說罷放聲大哭姐姐還不信是真問道你既是善聰妹子緣何如此粧扮張勝道父親臨行時將我改扮爲男只說是外甥張勝帶出來學做生理不期兩年上父親一病而亡你妹子雖然殯殮却恨孤貧不能扶柩而歸有個同鄉人李秀卿志誠君子你妹子萬不得已只得與他八拜爲交合夥營生淹留江北不覺又六七年今歲

善聰細訴道發到此便來拜見姐姐別無他故姐姐
道原來如此你同個男子合夥營生男女相處許多
年一定配為夫婦了自古明人不做暗事何不帶頂
髻兒還好看相恁般打扮回來不羞不羞好不羞
恥善聰道不欺姐姐奴家至今還是童身豈敢行
苟且之事道聰聞說還不信引入密室驗之你說
怎麼驗法用細細乾灰鋪放淨桶之內却教女子解
了下衣坐於桶上用綿紙條撚入鼻中要他打噴嚏
若是破身的上氣泄下氣亦泄乾灰必然吹動若是
童身其灰如舊朝廷選妃都用此法道聰生長京師

豈有不知當時試那妹子果是未破的童身於是姊妹兩人抱頭而哭道聰慌忙開箱取出自家裙襖安排妹子香湯沐浴教他更換衣服妹子道不欺姐姐我自從出去未曾解衣露體今日見了姐姐方纔放心耳那一晚張二哥回家老婆打發在外廂安歇姊妹二人同被而臥各訴衷腸整整的叙了一夜說話眼也不曾合縫次日起身黃善聰梳粧打扮起來別自一個模樣與姐夫姐姐重新叙禮道聰在丈夫面前誇獎妹子貞節連李秀卿也稱贊了幾句若不是個真誠君子怎與他相處得許多時話猶未絕只聽

得門外支敲一聲開道裡面有人應黃善聽得是
李秀卿聲音對姐姐說教姐夫出去迎他我今番不
好相見了道聽道你既與他結義過來又且是個好
人就相見也不妨善聽頓倒怕羞起來不肯出去道
聽只得先教丈夫出去迎接看他口氣覺也不覺張
二哥走忙趨出見了李秀卿叙禮已畢分賓而坐秀
卿開言道小生是李英特到此訪張勝兄弟不知閣
下是他何人張二哥笑道是在下至親只怕他今日
不肯與足下相會枉勞尊駕李秀卿道說那裡話我
與他是異姓骨肉最相愛契約定我今日到此特特

而來那有不會之理張二哥道其中有個緣故容從容奉告秀卿性急連連的催促運一刻只待發作出來下懷得張二哥便往內邀教老婆苦勸姨姨與李秀卿相見善聰只是不肯出房他夫妻兩口躬道一邊倒教人將李秀卿請進內宅秀卿一見了黄善聰看不仔細倒退下七八步善聰叫道哥哥不須疑慮請來氣話秀卿聽得聲音方纔聽得就是張勝重走上前作揖道兄弟如何恁般打扮善聰道一言難盡請哥哥坐了裕妹子從容告訴兩人對坐了善聰將十二歲隨父出門始末根由備細述了一遍又道

何承哥哥稱挈提携感謝不盡但在先有兄弟之嫌今後有男女之嫌相見只此一次不得再聚矣秀聰聽說了半晌自思五六年和他同行同臥竟不曉得他是女子好生憐懂便道妹子聽我一言我與你相契許久你知我知往事不必說了如今你既青年纔壬我亦壯而未娶何不擬八拜之情合二姓之好百年諧老永遠團圓豈不美哉善聰羞得滿面通紅便起身道妾以兄長高義今日不避形迹厚顏請見兄乃言及於亂非妾所以待兄之意也說罷一頭走進去一頭說道兄宜速出勿得停滯以招物議秀

李秀卿

鄉投發作一場好生沒趣回到家中如痴如醉顛倒割捨不下起來乃央媒媼去張家求親說合張二哥夫婦到也欣然無奈善聽立意不肯道嫌疑之際不可不謹今日若與配合難稱有私把七年貞節一旦付之東流豈不惹人嘲笑媒媼與姐姐兩口交勸只是不允那邊李秀卿執意定要娶善聽爲妻每日纏着媒媼要他奔走傳話三回五轉徒惹得善聽焦燥並不見鬆了半分口氣似恁般說難道這頭親事就不成了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七年兄弟意懸懸　今日重逢局面新

欲表從前清白樣　故弄薄倖拒姻親

詩

天下只有三般口嘴舌是利害秀才口罵遍四方和尚口喫遍四方媒婆口傳遍四方且說媒婆口怎地傳遍四方那做媒的有幾何口號

東家走西家走兩腳奔波氣常吼牽三帶四有商量走進人家不怕狗前街某後街某家家戶戶皆朋友相逢先把笑顏開慣報新聞不待叩說也有話也有指長話短舒開手一家有事百家知何曾留下隔宿口要騙茶要喫酒臉皮三寸三分厚若還羨他說作高拌乾涎沫七八斗

那黃善聰女扮男粧十古許事又且恁地貞節世世罕有這些婚姻走一遍說一遍一傳十十傳百霎時閙滿京城通知道了人人誇美個個稱奇雖縉紳之中談及此事都道難得難得有守備太監李公不信其事差人得訪果然不謬乃喚李秀卿來盤問一一符合因問秀卿天下美婦人儘多何必黃家之女秀卿道七年契受恩不能捨此女皆非所願李公賞其倜儻之乃藏秀卿於衙門中次日喚前媒嫗來分付道聞知黃家女貞節可欽我有個姪兒欲求他爲婦汝去說合成就有賞那時守備太監正有權勢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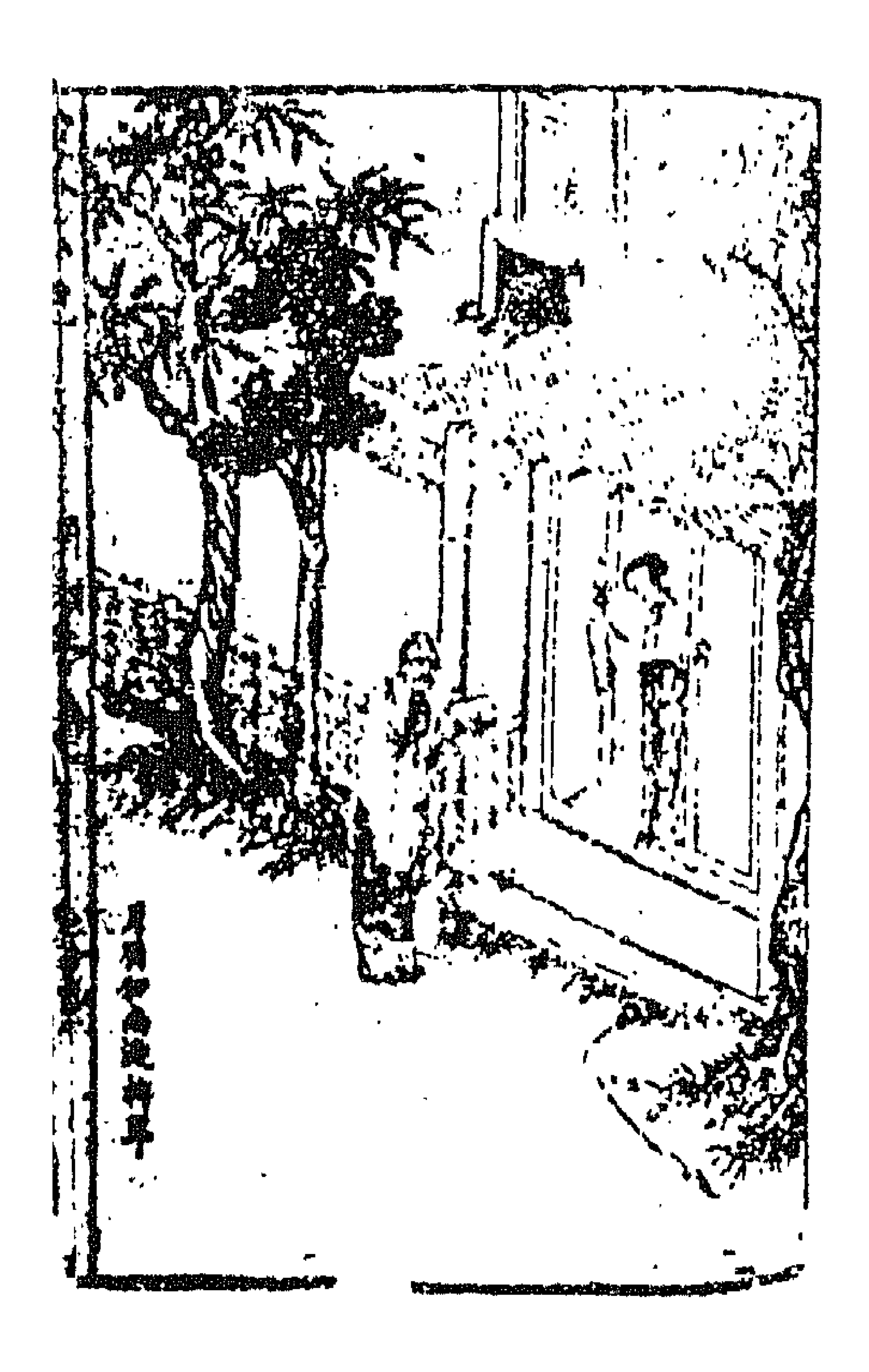
說不依其姐姐說說事已畢了李公當時與賈彩將行禮又賃下一所空房教女先進秀卿住下李公親身到彼至發花燭筵席鼓樂吹擂黃善聰進門成親交拜之後夫妻相見一場好笑若聽明知落了李公兩套事到其間推阻不得李公就認秀卿為姐夫出貲財替善聰備辦粧奩又對合城官府說了五府六部及府尹縣官各有所勸一來看李公面上二來都道是一樁新奇事人人要玉成其美秀卿自此遂為京城中富室夫妻相愛連育一子後來讀書顯達有好事者將此事編成唱本說唱其名曰販香記有詩

爲證詩曰

七歲男娃不露針　歸來獨守歲寒心
爛皮小說爭閒訕　一洗桑間濮上音

又有一首詩單道太監李公的好處詩曰

節操恩情兩得全　宦官誰似李公賢
雖然沒有風流分　種得來生一段緣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萬里新墳盡少年　修行莫待鬢毛斑
前程黑暗路頭險　十二時中自著研

這四句詩單道著禪和子打坐參禪得成正果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後修先修後作的和尚自家今日說這南渡宋高宗皇帝在位紹興年間有個官人姓柳雙名宣教祖貫溫州府永嘉縣崇陽鎮人氏年方二十五歲胸藏千古史筆掃五車書自幼父母雙亡蚤年孤苦宗族又無所依隻身篤學替於高判使家

後一舉及第御筆授得寧海軍臨安府府尹恭人高氏年方二十歲生得聰明智慧容貌端嚴新贅柳府尹在家未及一年欲去上任遂帶一僕名賽兒一日辭別了夫人丈夫前往臨安府上任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已到臨安府接官亭登有所屬官吏師生糧里耆老住持僧道行首人等弓兵隸卒轎馬人夫俱在彼處迎接入城到府中搬移行李什物安頓已完這柳府尹出廳到任廳下一應人等參拜已畢柳府尹遂將參見人員花名手本逐一點過不缺止有城南水月寺竹林峰住持玉通禪師乃四川人

兵點也不到府尹大怒道此禿無禮遂問五山十刹禪師何故此僧不來參接拿來問罪當有各寺住持禀覆相公此僧乃古佛出世在竹林峯修行已五十二年不曾出來每遇迎送自有徒弟與相公方便柳府尹雖依僧言不拿心中不然各人自散當日府堂公宴承應歌妓年方二八花容嬌媚唱韻悠揚府尹聽罷大喜問妓者何名答言賤人姓吳小字紅蓮身一在上廳祇應當日酒筵將散柳府尹喚過紅蓮低聲分付你明日用心去水月寺內哄那玉通和尚雲雨之事如了事就將所用之物前來照證我這里重賞

饒你從良如不了事定當記罪紅蓮答言領相公鈞
旨出府一路自思如何是好驀然計上心來回
家將柳府尹之事一一說與娘知娘兒兩個商議一
夜至次日午時天陰無雨正是十二月冬盡天氣吳
紅蓮一身重孝手提羹飯出清波門走了數里將及
近寺已是申牌時分風雨大作吳紅蓮到水月寺山
門下倚門而立進寺又無人出等到天晚只見個
老道人出來閉山門紅蓮向前道個萬福那老道人
回禮道天色晚了娘子請回我要關山門紅蓮雙眼
淚下拜那老道人望公公可憐見奴家在城住夫死百日

家中無人自將羹飯祭奠哭了一回不覺天晚雨下閉了城門回家不得只得投宿寺中望公公慈悲告知長老容我寺中過夜明蚤入城免虎傷命言罷兩淚交流拜倒於山門地下不肯走起那老道人乃言娘子請起我與你裁處紅蓮見他如此說便立起來那老道人閉了山門領著紅蓮到僧房側首一間小屋乃是老道人臥房教紅蓮坐在房內那老道人連忙走去長老房裡法座下告覆長老道山門下有個年少婦人一身重孝說道丈夫死了今日到墳上做羹飯風雨大作閉了城門進城不得要在寺中歇

嶽明發入城特來稟知長老長老見說乃言此是方
便之事我也已瞞你可教他存你房中過夜明日五
更打發他去道人領了言語來說與紅蓮知道紅蓮
又拜謝公公救命之恩生死不忘大德言罷坐在老
道人房中板櫈上那老道人自去收拾關門閉戶已
了來房中土榻上和衣而睡這老道人日間辛苦一
覺便睡著原來水月寺在桑菜園裡四邊又無人家
寺裡有兩箇小和尚都去化緣因此寺中冷靜無人
走動這紅蓮聽得更鼓已是一更心中想道如何事
了心亂如麻遂乃輕移蓮步走至長老房邊聽聞禪

房關著門一派是大格窗子房中掛著一琖琉璃燈
明明亮亮長老在禪椅之上打坐也看見紅蓮在門
外紅蓮看著長老遂乃低聲叫道長老慈悲爲念救
度妾身則箇長老道你可去道人房中權宿來日入
城不可在此攪擾我禪房快去快去紅蓮在窗外深
深拜了十數拜道長老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妾身衣
服單薄夜寒難熬望長老開門借與一兩件衣服遮
蓋身體救得性命自當拜謝道罷哽哽咽咽哭將起
來道長老是箇慈悲善人心中思忖道倘若寒禁身
死在我禪房門首不當穩便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

七級浮屠從禪床上走下來開了槅子門放紅蓮進去長老取一領破舊禪衣把與他自已依舊上禪床上坐了紅蓮走到禪床邊深深拜了十數拜哭哭啼啼道肚疼死也道長老並不采他自已瞑目而坐怎當紅蓮哽咽悲哀將身靠在長老身邊哀聲叫疼叫痛就睡倒在長老身上或坐在身邊或立起叫喚不止約莫也是三更長老忍口不住乃問紅蓮曰小娘子你如何只顧哭泣那裡疼痛紅蓮告長老道妾丈夫在日有此肚疼之病我夫脫衣將妾摟於懷內將熱肚皮貼著妾冷肚皮便不疼了不想今夜疼起來

望是他新修了一定是講內身不過也

看到此處還是不動的這長老不是

又值寒冷妾死必矣怎地得長老肯救妾命將熱肚皮貼在妾身上便得痊可若救得妾命實乃再生之恩長老見他苦告不過只得解開衲衣抱那紅蓮在懷內這紅蓮賺得長老肯時便慌忙解了自的衣服赤了下截身體倒在懷內道望長老一發去了小衣將熱肚皮貼一貼救妾性命長老初時不肯次後三回五次被紅蓮用尖尖玉手解了裙褲一把摸那長老玉莖在手捻動弄得硬了將自己陰戶相湊此時不由長老醉心不動這長老看了紅蓮如花似玉的身體春心蕩漾起來兩個就在禪床上兩相歡洽正

是
豈顧如來教法，雖違佛祖遺言，一箇色眼横拌氣喘聲嘶，好似鶯穿柳影，一箇淫心蕩漾，言嬌語澁渾如蝶戲花陰，和尚枕邊訴雲情雨意，紅蓮枕上說海誓山盟，玉通房內，番爲快活道場，水月寺中，變作極樂世界，

長老摟着紅蓮問道，娘子高姓何名，那裡居住，因何到此，紅蓮曰，不敢隱諱，妾乃上廳行首，姓吳，小字紅蓮，在於城中南新橋居住，長老此時被魔障纏害，心歡意喜，分付道，此事只可你知我知，不可泄於外人，

少刻雲收雨散被紅蓮將口往下衫布羅袖一隻抹了長老精污收入袖中這長老回徒不知長老雖然如此心中疑惑乃問紅蓮曰想此來必有緣故你可實說再三逼迫要問明白紅蓮被長老催逼不過只得實說臨安府新任柳府尹恨長老不出寺迎接心中大惱因此使妾來與長老成其雲雨之事長老聽罷大驚悔之不及道我的魔障到了吾被你驟瞞使我破了色戒墮於地獄此時東方已白長老教道人開了寺門紅蓮別了長老急急出寺回去了卻說這玉通禪師教老道人燒湯我要洗浴老道人自去

厨下燒湯長老摩頂捻鬚便寫下八句辭世頌曰

自入禪門無掛礙　五十二年心自在

只因一點念頭差　犯了如來淫色戒

你使紅蓮破我戒　我欠紅蓮一宿債

我身德行被你虧　你家門風還我壞

寫畢擱了放在香爐足下壓著道人將湯入房中伏侍長老洗浴罷換了一身新禪衣叫老道人分付道臨安府柳府尹差人來請我時你可將香爐下簡帖把與來人教他回復不可有悞道罷老道人自去殿上燒香歸鬼不想玉通禪師已在禪椅上圓寂了話

分付頭却說紅蓮回到家中喫了茶飯換了色衣將着布衫袖逕來臨安府見柳府尹府尹正坐廳見了紅蓮連忙退入書院中喚紅蓮至面前問和尚事了得否紅蓮將夜來事備細說了一遍袖中取出衫袖遞與看了柳府尹大喜教人去堂中取小小黑漆盒兒一箇將白布衫袖子放在盒內上面用封皮封了捻起筆來寫一箇帖子乃詩四句其詩云

水月禪師號玉通　多時不下竹林峯
可憐數點菩提水　傾入紅蓮兩瓣中

寫罷封了箇子差一箇承局送與水月寺玉通和尚

要討個字。不可遲。快承局去了。柳府尹賞紅蓮錢五百貫。免他一年官唱。紅蓮拜謝將了錢自回去了。不在話下。却說承局齎著小盒兒并簡子。來到水月寺中。只見老道人在殿上燒香。承局問長老在何處。老道人道。領了承局逕到禪房中牀。只見長老已在禪椅上圓寂去了。老道人言。長老留分付道。若柳相公差人來請我。將桌上簡子去回覆。承局大驚道。真、是古怪須預先已知此事。當下承局將了回簡并小盒兒。再回府堂。呈上回簡并原簡。說長老圓寂一事。柳宣教打開回簡一看。乃是八句辭世頌。看罷嘆了一

驚道此和尚乃真僧也是我壞了他德行與尊不及差人去叫匠人合一箇龕子將玉通和尚坐了教南山淨慈寺長老法空禪師與玉通和尚下火却說法空逕到柳府尹廳上取覆相公要問備細柳府尹將紅蓮事情說了一遍法空禪師道可惜可惜此僧差了念頭墮落惡道矣此事相公壞了他德行貧僧去與他下火指點教他歸於正道不墮畜生之中言罷別了府尹逕到水月寺分付擡龕子出寺後空地法空長老手捻火把打箇圓相口中道

自到川中數十年　曾在毘盧頂上眠

欲透趙州關捩子　好姻緣做惡姻緣
桃紅柳綠還依舊　石邊流水冷潺潺
今朝指引菩提路　再休錯意念紅塵

恭惟圓寂玉通大和尚之覺靈曰性靈五十年來古拙心中皎如明月有時照耀當空大地乾坤清白可惜法名玉通今朝作事不通不去靈山參佛祖卻向紅蓮貪淫欲不是色即是空誰想空即是色無福向獅子光中享天上之逍遙有分去騾兒腹內受人間之勞碌雖然路徑不迷爭奈去之太急大衆莫要笑[illegible]聽我指引不錯　嘆

一點靈光透碧霄　　蘭堂畫閣澡潔浴

法空長老道罷擲下火把焚龕將盡當日看的人不
知其數只見火焰之中一道金光沖天而去了法空
長老與他拾骨入塔各自散去卻說柳宣教夫人高
氏於當夜得一夢夢見一箇和尚面如滿月身材肥
壯走入臥房夫人吃了一驚一身香汗驚醒自此不
覺身懷六甲光陰似箭看看十月滿足夫人臨盆分
娩生下一箇女兒當府侍妾報與柳宣教且喜夫人
生得一箇小姐三朝滿月取名喚做翠翠百日週歲
做了多少筵席正是

聽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這柳翠翠長成八歲柳宣教官滿將及致仕還鄉端的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脆

柳宣教感天行時疫病無旬日而故這柳府尹做官清如水明似鏡不貪賄賂囊篋淡薄夫人且恰盛時捐孝看經將靈柩寄在柳州寺內夫人與僕從兒并女翠翠欲回溫州去路途遙遠又無親族投奔身邊些小錢財難供路費乃於在城白馬廟前賃一間房屋三口兒與養娘住下又無生理一雖八年囊篋消

疎那寡人過走這柳翠翠長成年紀一十六歲生得十分容貌這柳媽媽家中娘兒兩箇日不料生口食不敷乃央間壁王媽媽問人借錢借得本捕頭楊孔目課錢借了三千貫錢過了半年債主索取要緊這柳媽媽被討不過出於無奈只得央王媽媽做媒情願把女兒與楊孔目爲妾言過不要他錢財不數日楊孔目入贅在柳媽媽家就養你娘子二人豐衣足食做箇外宅不覺過了兩月這楊孔目因蚤晚不便又兩邊家火忽一日回家與妻商議欲搬回家其妻之父昔女婿娶妾臨安府差人捉柳媽媽并

女兒一干人到官，要追原聘財禮。柳媽媽訴說貧乏，無措，因此將柳翠翠官賣。卻說有個工部鄒主事，聞知柳翠翠丰姿貌美，聰明秀麗，央間本府討了，另買一間房子，在抱劍營街，教那柳媽媽并女兒去住下，養做外宅。又討個奶子并小廝伏事走動。這柳翠翠改名柳翠。原來南渡時，臨安府好盛，只這通和坊這條街，金波橋下，有座花月樓；又東去為熙春樓、南瓦子；又南去為抱劍營、漆器墻、沙皮巷、融和坊；其西為太平坊、北瓦子、鞔鼓橋。這幾個去處都是瓦子。這柳翠是玉通和尚轉生，天生聰明，識字知書，寫詩詞歌賦。

無所不通女工針指總有不會這般主事十日半月或得一遭干不合萬不合住在抱劍營是個行首窩裏這柳翠每日清閒自在學不出好樣兒見隣妓家有孤老來往他心中懽喜也去門首賣俏引惹子弟們來觀看眉來眼去漸漸來家宿歇柳媽媽說他不下只得隨女兒做了行首多有豪門子弟愛慕他飲酒作樂殆無虛日那主事看見這般行徑好不雅相索性與他個決絕再不往來這邊柳翠落得無人管束公然大做起來只因柳宣教不行陰隲折了女兒此乃一報還一報天理昭然後人觀此不可不戒有

詩爲證詩曰

用巧計時傳巧計　愛便宜處落便宜

莫道自身僥倖免　子孫必定受人欺

從來直從得一寺古佛來度柳翠歸依正道返本還原成佛作祖你道這寺古佛是誰正是月明和尚他從小出家真個是五戒具足一塵不染在皋亭山顯孝寺住持嘗先與玉通禪師俱是法門契友聞知玉通圓寂之事呵呵大笑道阿婆立脚跟不牢不免又去做個媽媽也從來聞柳翠在抱劍營色藝擅名心知是玉通禪師轉世來報冤業之二　月淨慈寺法空長老

到湖心寺來看月明和尚坐化之後月明和尚講法
空日老道墮落風塵已久恐積漸沉迷失本性可
以相機度他出世不可遲矣原來柳翠雖墮娼流却
也有一種好處從小好的是佛法所得纏頭念佛之
資盡情布施毫不吝惜況是柳媽媽親生之女誰敢
阻擋在西於嶺下造石橋一座名曰柳翠橋鑿一井
於抱劍營中名曰柳翠井其他方便濟人之事不可
盡說又製下布衣一襲每逢月朔月望卸下錦裝穿
著布素閉門念佛雖有客如雲此日斷不接見以此
為常那月明和尚只為這節上識透他根器不壞所

以立心要度能正是

慳貪二字能除却　　終是西方路上人

却說法空長老當日領了月明和尚言語到次日假以化緣爲由直到抱劍營柳行首門前敲著木魚高聲念道

慾海輪迴　　沉迷萬劫

眼底榮華　　空花易滅

一旦無常　　四大消歇

及早回頭　　出家念佛

口不你便教丫鬟喚入中堂問道師父你有何本事來此化緣法空長老道貧僧沒甚本事只會說些因果柳翠問道何爲因果法空長老道前爲因後爲果作者爲因受者爲果假如種瓜得瓜種荳得荳種是因得是果不因種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惡因得惡果所以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柳翠見說得明白心中歡喜留他喫了齋飯又問道何爲佛門廣大也有我輩風塵中人成佛作祖否法空長老道當初觀音大士見塵世慾根深重化爲美色之女投身妓館一般接客凡王孫公

子見其容貌無不傾倒一與之交接慾心頓淡因敬有大法力故自然能破除邪欲後來無疾而死里人買棺埋葬有胡僧見其塚甚合掌作禮曰稱善哉善哉里人說道此乃娼妓之墓師父錯認了胡僧說道

此妓乃觀世音菩薩化身來度世上婬慾之輩歸于正道如若不信破土觀之其形骸必有奇異里人果然不信作鋤土破棺見骨節聯絡交鎖不斷色如黃金方始驚異因就塚立廟名為黃金鎖子骨菩薩這叫做清淨蓮花污泥不染小娘子今日混于風塵之中也因前生種了慾根所以今生墮落若今日

師前世迷不悟，却今時墮入娼家作孽，今生落劫生
世世沉淪苦海，永無超脫輪迴之日。與這席話，說得
柳翠心中豁然醒悟，頓然起追前悔後之
心，便道：奴家聞師父因果之說，心中如醉方醒，師父不
棄，賤流情願供養在家，朝夕聽講，不知允否？法空
長老道：貧僧道微德薄，不堪為師。此間皇亭山顯孝
寺有個月明禪師，是活佛出世，能知人過去未來之
事。小娘子若堅心求道，貧僧當引拜月明禪師。小娘
子聽其說，心能醒悟，因此拜別，心只想。柳翠道：
既參得月明禪師之名，明日當專尋訪，有煩師父

引進法空長老道貧僧當得明日使長在騏孝寺前相候小娘子休得失言柳翠舒出尖尖玉手向烏雲髮髻邊拔下一對赤金鳳頭釵遞與長老道些須小物權表微情乞師父笑納法空長老道貧僧雖則募化一儀之外別無所需出家人要此首飾何用柳翠道既然師父用不着留作山門修理之費也見奴家一點誠心法空長老那里肯受合掌辭謝而去有詩爲證

追歡賣笑作生涯　抱劍營中第一家
縱是法緣前世在　誰識因果齒嗟牙

再說柳翠自和尚去後轉展尋思一夜不睡次早起身梳洗已畢渾身上下換了一套新衣只說要往天竺進香媽媽誰敢阻當教丫鬟喚個小轎一逕擡到皋亭山顯孝寺來那法空長老早在寺前相候見柳翠下轎引入山門到大雄寶殿拜了如來便同到方丈參謁月明和尚正值和尚在禪床上打坐柳翠一見不覺拜倒在地口稱弟子柳翠參謁月明和尚也不回禮大喝道你二十八年烟花債還償不够待要怎麽唬得柳翠一身冷汗心中恍惚如有所悟再要開言問時月明和尚又大喝道恩愛無多冤仇有盡

只有佛性常明不滅你與柳府尹打了乎火該收拾自已本錢囘去了說得柳翠肚裏恍恍惚惚連忙磕頭道聞知吾師大智慧大光明能知三生因果弟子至愚無識望吾師明言指示則個月明和尚又大喝道你要識本來面目可去水月寺中尋玉通禪師與你證明快走快走走遲時老僧禪杖無情打破你這粉骷髏這一回話叫做顯孝寺堂頭三喝正是

欲知因果三生事　只在高僧指喝中

柳翠被月明師父連喝三遍再不敢開言慌忙起身徑走出了寺門上了小轎吩咐從人抬轎逕到水月寺

中云尊玉通禪師讚明想說水月寺中行者見一乘
文轎遠遠而來內中坐個婦人看看臨入山門急忙
喚集火工道人不容他下轎柳翠問其緣故行者道
當初夜一個婦人斷送了我寺中老師父性命至今
師父們分付不容婦人入寺柳翠又問道甚麼婦人
如何有恁樣做作行者道二十八年前有個婦人夜
來寺中投宿十分哀求老師父發起慈心容他過夜
原來這婦人不是良家是個娼妓叫做吳紅蓮奉柳
府尹鈞旨特地前來哄誘俺老師父當夜假裝肚疼
要老師父替他偎貼因而破其色戒老師父慚愧題

了八句偈語就圓寂去了柳翠又問道你可記得他偈語麼行者道還記得遂將偈語八句念了一遍柳翠聽得念到我身德行被你戲你家門風還我壞心中豁然明白恰像自家平日做下的一般又問道那位老師父喚甚麼法名行者道是玉通禪師柳翠點頭會意急喚轎夫擡回抱劍營家裏分付丫鬟燒起香湯我要洗澡當時丫鬟伏侍沐浴已畢柳翠挽就烏雲取出布衣穿了掩上房門桌上見列著文房四寶擺開素紙題下偈語二首偈云

本因色戒翻因色　紅粉生涯總寂寞

今朝脫得赤條條　剃盡塵緣無迹

又云

壞你門風我亦羞　寃寃相報甚時休
今朝卸却恩仇擔　廿八年前水月遊

後面又寫道我去後隨身衣服入殮送到皐亭山下求月明師父一把無情火燒却寫畢擲筆而逝丫鬟推門進去不見聲息向前看時見柳翠盤膝坐于椅上呼呼不應已坐化去了慌忙報知柳媽媽柳媽媽哭了一驚呼兒叫肉啼哭將來亂了一回念了二首偈詞看了後面寫的遺囑緣[illegible]丫發天竺進香之事

方曉得在顯孝寺參師及水月寺行者一段說話、分明是丈夫柳宣教不行好事、破壞了玉通禪師法體以致玉通投胎柳家、敗其門風、冤冤相報、理之自然今日被月明和尚指點破了、他就脫然而去、他要送皋亭山下、不可違之、但遺言火厝、心中不忍、所遺衣飾儘多、可爲造墳之費、當下買棺盛殮、果然只用隨身衣服、不用錦繡金帛之用、入殮已畢、合城公子王孫、平昔往來之輩、都來探喪、俱各問知坐化之事、無不嗟嘆、柳媽媽先遣人到顯孝寺、報與月明和尚知道、就與他商量理骨一事、月明和尚將皋亭山下地

也一堤斷魂柳搗拜目要葬台城百姓謝楊柳墓
死後詩其部道右臣顏化語來遶蒼苔墳已舉月明
和尚聞皆合掌作禮說偈四句偈云

二十八年花柳債　一朝脫卸無牽礙
紅蓮翠柳總虛空　從此老通長自在

至今皋亭山下有個柳翠墓古蹟有詩為證

柳宣教害人自害　通和尚因色還色
顯孝寺三生樓錄　皋亭山青天白日

第二十九卷終